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六回 盡忠盡義三赴法場 排難解紛軍師還朝

秦懷玉在京城外大戰周青，兩個人假打假戰二十幾個回合，秦懷玉不是對手，撥馬便走，周青大刀一晃代替軍令，八鎮軍兵如潮水般撲向城關。秦懷玉趕緊吩咐掩門，扯起吊橋，落下千斤關。秦懷玉到了金殿見皇上交旨。皇上見他滿頭大汗，盔歪甲斜，就知道不好：「懷玉，戰場之事怎麼樣啊！」，「陛下，臣罪該萬死。那周青甚是厲害，臣不是對手，敗回來了，請陛下發落。」，「恕你無罪，站過一旁。眾位愛卿，哪個願為朕分憂解難？」問了幾聲，還是沒人答應。李世民沒法，便挨個點名，指定要羅通出馬。掃北王沒有辦法，點兵帶隊出去會周青。假打假戰二十個回合，敗回來了。第三路，派尉遲寶林出去迎敵，十幾個回合又大敗而回。李世民心裡一琢磨，恍然大悟。心裡說，他們都是一家人，捏好了窩窩，要我這個光輝皇帝，就想叫我折服。我只要說把薛仁貴放了，大概雲彩就散了。李世民又一想，我妹子白死了，無緣無故就把薛仁貴放了，我這個皇上威信掃地，往後誰還能聽我的？我寧願江山不要，也不能做這糊塗事。怎麼辦呢？他低著腦袋想了半天，突然眼睛一亮，計上心頭。「各位愛卿，既然你們都不能退兵，朕又不能出戰，我有個主意，來人！傳朕的旨意，從天牢之中把薛仁貴帶來見我。」

大伙一聽就一愣，皇上什麼意思，噢，要放薛仁貴，看來周青這一頓打，也打對了，這頓刀就算劈出理來了。人們心裡頭高興。

有人到天牢把薛仁貴提出來見皇上。薛仁貴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等來到偏殿一看，文武百官俱在。往上邊一瞅，皇上在那兒坐著。薛禮的心酸甜苦辣，不知道是什麼滋味，趕緊雙膝跪倒：「罪臣薛禮，參見陛下。」

李世民往下看了看，心裡頭也不好受。再看薛仁貴，都脫了相了，就是把他放了，走在街上打對面，也認不出來是薛仁貴。當初多精神，看現在鬚髮蓬鬆，也顯得老多了。李世民看了半天，這才說：「薛仁貴。」，「罪臣在。」，「朕且問你，你的把兄弟周青等人私離防地，兵圍長安，你可知曉？」薛仁貴一愣：「陛下，罪臣坐在天牢，此事一字不知。」，「也許你不知道。他們稱兵造反，就是為的你薛仁貴。周青說得明白，朕要把你放了，他一筆勾銷沒有話說，要不放你，他們要闖進京城，一把火把長安化為焦土，還說什麼要把朕的全家個個斬盡，人人誅絕。朕派將出戰，俱都敗回，你看此事應該怎麼辦呢？朕懷疑是你在獄中給他們私通書信，指示他們造反，對也不對？」薛仁貴連連叩頭：「萬歲，罪臣冤枉，我從來沒給任何人寫過一個字呀。」，「那也可能。你看此事怎麼辦呢？你能不能給朕退兵？如果你是真心，覺著我對你不錯，你口口聲聲說你是我大唐朝的忠臣，那我就命你捉拿周青等八人，你看怎樣？」皇上眼睛盯著他。薛仁貴往上叩頭：「罪臣遵旨。」，「好，來呀，把刑具扯掉。」刑具扯掉了，薛仁貴從地下站起來。皇上又傳旨：給他找來馬匹和大戟。薛仁貴的意思猶猶豫豫，皇上看出來了：「薛仁貴，兵刃馬匹我都給你了，你看著辦。你要樂意推倒朕的江山，你隨便。你見著周青他們八個人，你領頭殺進來，你放心，朕脫袍讓位。你看好不好？如果你不想這麼做，打算跑，你也隨便，現在你自由了。你愛怎麼的就怎麼的。你要覺著是忠臣，還樂意回來服法，那就更好了，你看著辦吧。」，「罪臣遵旨。」薛禮退下去了。別看李世民嘴那麼說，也是不放心，讓程咬金等文武百官陪著，登上東城樓親自觀戰。他要看看怎麼回事。

單說薛仁貴，可沒給他五千軍兵，就給他二百人，其實這二百人也是監視薛仁貴的。薛禮心裡明白，飛身上馬，手裡拿著方天畫戟，仰面看看太空，眼淚就掉下來了。心裡說：「我薛禮還有今天嗎？我是活著呢，還是死了？我是人還是鬼？我的命怎麼這樣不好，思前想後，幾十年的事情，像波濤一樣在心中翻滾。老乾爹為自己碰死了，八個兄弟又來了，官司還沒有個了結，眼前該怎麼辦呢？」走著想著，已到城門。守城的放下吊橋，薛仁貴雙腳一點飛虎韉，戰馬長鳴一聲，來到兩軍陣。二百軍兵往左右一分，薛仁貴立馬橫朝，往對面觀瞧。就見撲棱棱大旗飄擺，旗角下一字排開八員上將，一張張熟悉的面孔出現在眼前。薛仁貴心裡頭一熱，眼淚掉下來了。薛仁貴高聲喊喝：「對面是周賢弟嗎？」

周青的眼珠子都急紅了。剛才他跟那幾個人都商量好了，今天救不出薛大哥來，咱們連夜攻城。說怎麼乾就怎麼乾，劫監獄，先把金鑾殿燒了。可是他們做夢也沒想到薛禮能出陣。當城門一開，他們發現出來很少一部分人，左右一分，正中央有匹白龍馬，馬鞍轎上端坐一人，身穿罪衣，下邊是罪裙，發絲披散，手中端著大戟，他們沒看出是薛仁貴。剛才說了，薛仁貴經過這一段時間的折磨，都脫了相了，走到對面都認不出來。只有這麼一張口，周青才聽出來。「啊。」瞪著環眼仔細一看，不是我大哥是誰。再看周青，「啞啞啞」，把鋸齒飛鏢刀往馬下一扔，滾鞍跳下坐騎，撒腳如飛，「噔噔噔噔」，來到薛仁貴的馬前，把薛仁貴的大腿抱住：「哥哥，小弟來遲了，哥哥你受苦了。」不但周青，那幾個人全都滾鞍跳下坐騎，跑到薛仁貴的馬前，呼啦全都跪倒在地。這叫什麼？叫感情啊！他們這九個人當年一同投軍，在戰場上同生共死，互相支援，是刀槍林中滾出來的呀！西域平定之後，他們八人鎮守邊關，與薛禮就沒再見過面。如今發生了這麼大的變故，大哥成了囚犯，能不傷心嗎？周青哭罷多時，把眼淚擦了擦：「哥哥，你都變樣了。我聽說你遭了不白之冤，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別說你沒有罪，就是有罪能怎麼的？功大於過，死個公主，就死個王爺，能值幾何？這混蛋皇上，龍顏無恩，轉臉無情，非殺哥哥不可。」那幾個人也說：「哥哥，你來得正好，乾脆咱們反了得了。殺進城裡您當皇上，我們保您坐天下。」薛仁貴把臉往下一沉：「兄弟們，你們是大錯特錯呀，別人不知道我薛仁貴，你們不知道嗎？咱從來都沒有反心哪，要有反心能從軍入伍嗎？這麼多年的功勞，如果說一個反字，豈不前功盡棄。另外，兄弟們，你們身負重任，鎮守邊關，你知道什麼時候敵軍打來？私高防地，領兵進京，更是錯誤。為了我，你們值得嗎？類似這樣的話，往後不要再講。」周青一聽：「大哥，您這人太老實，太忠厚了，忠厚得簡直有點窩囊。我們回來就為哥哥您。什麼私離防地，什麼外寇入侵，愛怎麼的怎麼的，這無道的昏君保他幹什麼？別的話你就別說了，乾脆給我個快刀斬亂麻，你怎麼辦吧？」，「周青賢弟，大哥落到這步田地，我問你們一句話：哥哥說話，你們還聽不聽？」，「聽。哥哥你就講吧。」，「要拿哥哥還當個人，還能聽我的話，你們乾脆放兵刃，跟我趕進城中前去見駕，該什麼罪，你們領什麼罪。能不能行？」，「這這——！」八個人愣住了。沒想到薛仁貴能說出這話來。周青一撲棱腦袋：「哥哥，那我們不等於自投羅網嗎？要落到昏君手裡還能好得了嗎？」，「對。賢弟呀，我們盡忠就要盡到底，決不能反悔。你們跟我進城見皇上，才證明你們沒有反心；另外，知錯必改乃為俊傑，才能洗刷你們這一段的恥辱。不然的話，就是千古的罪人哪。另外哥哥跟你們說，我薛仁貴寧願掉腦袋，也保住這個忠字，決不能落下反臣之名。你們要是我的好兄弟，就陪伴我到底，我想皇上決不能怪罪你們，如果將你們官復原職，既往不咎，你們趕快回太原，不要管我了。這才是我的好兄弟，如果你們不聽，你來看——！」薛仁貴說到這兒，把掌中大戟顛三顛，搖三搖，一轉個，把戟尖對準自己的前心：「周青你們看見沒有，我一使勁，就死在你們面前。」

這哥兒八個傻眼了。周青想了想：「好吧，哥哥，誰叫咱是好朋友呢，我有一百個不樂意，也得聽哥哥你的，就是陪你掉腦袋，我死而無怨。你們哥兒七個說呢？」，「我們也是這樣。」，「那我們就進城吧。」八位總兵把軍隊留在城外，放下兵刃，薛仁貴命人把八人捆了，趕奔城裡去見皇上。薛仁貴想著把他們交給皇上，認個錯，皇上也不可能怪罪，讓他們八人返回太原也就完事了。實則不然。李世民一聽周青等八人伏法了，精神馬上又來了，當時升殿，吩咐帶薛仁貴、周青等九人上殿。周青等來到殿上，給皇上磕頭已畢，李世民厲聲問道：「周青！」，「罪臣在。」，「你們幾個因何稱兵謀反，攻打京城？」，「萬歲，臣不隱瞞，是這麼回事。聽說我薛大哥遭人陷害，要掉腦袋，為了解救他，我們才領兵到此。」，「哇，你是國家的命官，堂堂的總兵。朕相信你等，才讓你等掌握兵權。現在一無旨意宣召，二無元帥令箭，竟敢引兵帶隊，私離防地，該當何罪？爾等不以君臣為重，為一個薛仁貴便起兵造反，國法何在？」，「陛下，臣是一個粗人，只知道薛仁貴不會犯法，我這才領兵到此，為的是救他出獄，只要您把他放了，我們還為國守邊，疆場效力；要說我等想推翻您的江山，並沒那個意思，薛大哥讓我們受綁，這不是都來了嗎？」

您就看著辦吧。您要能放了薛仁貴，我們感恩不盡，您要想殺我們，就隨便吧。」那七個人也跟著喊：「萬歲，您隨便吧。」

李世民氣得直翻白眼：「金殿之上竟敢如此無理，吵吵嚷嚷，目無君王。馮世剛！」，「臣在。」，「你是掌法的官員，朕且問你，這私離防地，引兵謀反，有意弑君，該當何罪？」，「啟奏陛下，大逆不道，為不赦之罪。」，「怎麼處置？」，「按法應該凌遲處死，戶滅九族。」，「周青，你們聽見了嗎？你們犯下不赦之罪，應當凌遲處死，戶滅九族。朕念你等當年有功，而且也相信你們是為了薛仁貴，不是真心謀反，朕法外開恩，將爾等法場問斬，家屬不究，爾等有何話說？」，「沒什麼說的，您隨便吧！」，「好，把他們九個統統綁赴午門，開刀問斬！」

薛仁貴、周青等人被推到了法場。周青搖頭頓足，看看薛仁貴：「大哥，怎麼樣？我就知道李世民變了。我要不扔兵刃，不伏法，您就得生氣，結果我們自投羅網，這一下可別想活了。」薛顯圖說：「你也別埋怨薛大哥，他也是一片好心，誰知道皇上能變成這樣？再說咱陪著薛大哥一塊兒死，也實現了咱結拜時的誓言，有什麼不好？」眾人也說：「對，沒什麼可說的。」薛仁貴聽見他們的對話，心如刀割，覺得對不起他們，但是又找不出合適的話來安慰大家，只好低頭不語。李世民這會兒也不再聽追魂炮了，馬上傳旨，立即斬首。

再說文武百官，一個個急得團團轉。程咬金一看，這是徹底完了，薛仁貴命該如此，還搭上八個總兵，這可怎麼辦呢？正在這緊要關頭，忽然聽到街上有人喊：「軍師還朝——軍師還朝——」緊跟著就聽見銅鑼開道的聲音：「啞！啞啞啞！啞啞啞，一陣馬蹄聲，把法場給震動了。文武百官呼啦往兩旁一閃，定睛瞧看，就見從大街上趕奔午門來了一支隊伍，在前面有二百匹對子馬，對子馬的後面是八班人役，親兵衛隊，正中央有、乘八抬大轎，轎簾撩著，往裡一看，真真切切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英國公、鎮國軍師徐懋功，當時人們就樂開了花。盼星星，盼月亮，把軍師給盼回來了。程咬金一看，眼淚都落下來了，老頭子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了，像個小孩似地，伸開兩隻大手，噔噔噔，一直跑到徐軍師的轎前，一伸手，把徐懋功的前心給抓住了。「老哥呢，你怎麼才回來。」他這一高興不要緊，把徐軍師從大轎裡給揪出來了，像夾小孩似地夾到外面了。徐軍師六七十歲的人了，架得住這一夾嗎？「哎呀，四弟撒手，四弟撒手。哥哥我受不了！」，「哦——」程咬金把徐軍師輕輕地放下了，這才給三哥磕頭。文武百官圍了過來，給徐軍師見禮。

書中暗表。徐軍師奉旨到河南一帶賑濟災民，安撫流亡，突然接到了程咬金的告急文書，知道京城發生了變故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本想立即還朝，偏巧黃河決堤，淹沒不少村莊，無數難民流離失所。軍師心中著急，這裡又放不下，一邊派人進京打探，一邊安排治河之事，因此回來晚了一點，不過流星探馬一天數報，他對京城的事情洞察甚詳，途中已想好了解決的辦法，這就是徐懋功高人之處。

程咬金抱住他把京裡的事一講，徐軍師擺了擺手：「四弟弟，愚兄全都知道。」，「是嗎？都說你能掐會算，你都算出來了。」，「四弟，不要大驚小怪，薛仁貴他死不了。」，「是嗎？三哥呀，我再給你說點事，大老黑尉遲恭為救薛禮，一頭碰死在紫禁城，太慘了。三哥，你別把這牛吹得太大了，到時候救不了，我看你怎麼辦。」，「我想不會。各位大人都不必驚慌，容我到法場觀看。」說著，徐軍師在眾人的前呼後擁之下，來到斷頭台。

程咬金就喊：「仁貴呀，周青，李慶先，李慶洪，你們九個人把頭抬起來，救命星來啦，你們死不了啦！」

薛仁貴把發絛往後一甩，一看是徐軍師。他對徐軍師既尊敬，又親近，一看徐軍師出現在眼前，薛禮也覺著有了希望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淚就掉下來了：「軍師——」，「仁貴呀，不必難過，在路上我就聽說了，光聽說還不行，你把經過如實地給我講一遍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一不准擴大，二不准縮小，三不准隱諱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。」薛仁貴抹掉了眼淚，就把進京的前後經過說了一遍。徐軍師點點頭，又問周青：「你們幾個人是怎麼回事？」

周青把大嘴一咧：「軍師，我們造反了，皇上一怒之下要殺我們，我們就為了救我薛大哥。」，「罷了罷了，你們九個人都不必驚慌，容我趕奔八寶金殿面見天子，一定想方設法救你們不死。」

徐軍師說完了轉身要走，被程咬金一把給攔住了：「三哥你等等，都說你最細心，我看你有時候也粗。我問你，你轉身一走，倘若皇上傳下聖旨，噶哩咯喳腦袋都掉了，你保什麼本？咱得保險點兒，你有沒有膽，乾脆你就傳話把這九個人放了就得了。」，「噯，四弟，你我這大年紀，怎麼淨說孩子話哩。天大地大君王為大，皇上不傳旨，我們隨便放人，這就是造反，懂嗎？目無君主犯不赦之罪呀。」，「三哥，你老講大道理誰受得了啊，你要這麼講，你還真講不過皇上。你不知道哇，他現在是抱著橛子拉屎，蹬上勁了，六親不認。三哥，你真得有點防備。」，「是嗎？」徐軍師點點頭，「四弟你等著，我已派人回我的府裡取一件東西，一會兒就能送來。」正說著話，就見一匹快馬如飛似箭，「啞啞啞啞，吁——」馬鞍轎上，下來兩名親兵，手裡捧著個包袱，大步流星來到徐軍師面前。「回軍師，您所用之物我們請來了。」，「拿過來。」再看徐軍師，往旁邊一閃，對這個包袱是畢恭畢敬，拿過來面南背北，把它擺好了，大拜了幾拜。文武百官一看，這是什麼毛病，對包袱磕什麼頭哩。一瞅軍師，滿面嚴肅，磕完了頭，施完了禮，把包袱往空中一舉，又拜了三拜，然後把它打開，眾人才看明白，開了半天是一領龍袍。這領龍袍是明黃色的，上面能工巧匠繡了九條金龍。這袍子究竟哪兒來的，大伙不明白，就見徐軍師把這領龍袍請出來，輕輕地往薛仁貴身上一披。這回多好，薛仁貴身穿罪衣罪裙，外邊披一件龍袍，看著真叫人可笑。

程咬金一看，問道：「三哥，這是怎麼回事，你從哪兒弄這麼個袍子，你給他披這個是什麼意思？」，「唉，四弟將來你就明白了。就這領龍袍，我往薛仁貴身上一披，我看他們哪個敢殺，哪個敢動，就包括當今天子在內，我看他敢殺還是不敢殺。」，「是嗎？這袍子有這麼大用處，怎麼連皇上都不敢殺呀？」徐軍師說：「現在沒時間給你解釋，將來你就清楚了。」原來這領龍袍是唐高祖李淵登基大典時穿的，以後再沒用過。後來李淵脫袍讓位，傳位李世民，在他臨死前把李世民和徐懋功都叫進內宮，當面告誡李世民，以後軍國大事要多徵求軍師的意見，並把這領龍袍賜於徐懋功。李世民和徐懋功一道征戰多年，對他本來就十分敬重，又有高皇帝的遺言，徐軍師的身份就更高了。但他是個有教養的人，平時把龍袍供在府中，從未動用，今天是第一次。他把龍袍披在薛仁貴身上，這才趕奔八寶金殿。

朝房內眾大臣正在愁眉苦臉，一聽說軍師還朝，霎時間精神大振，人人眉頭舒展。軍師來到殿外，眾人無不投以希望的目光。殿頭官一啟奏英國公見駕，李世民又驚又喜，他也希望徐軍師早日還朝，幫助他料理朝政。皇上一邊傳旨宣軍師上殿，一邊起身離坐降階相迎。徐懋功趕緊跪倒給皇上見禮。李世民拉著徐軍師的手走上八寶金殿，皇上歸坐，給軍師賜坐。徐懋功坐在龍書案旁，眯縫著眼睛，捋著鬚鬚，穩如泰山。程咬金眾人站在他背後。皇上問道：「請問軍師，河南災情怎麼樣了？」，「我主放心，一切都治理好了。」，「多虧軍師，要換個旁人，豈能立此大功。這麼大年紀，也夠辛苦的了，這次還朝，要好好休息才是。」，「臣謝恩。萬歲，剛才我路過午門，看見刑場上綁著幾個人，其中還有薛仁貴，不知這薛禮身犯何律？萬歲因何將他問斬？」，「唉，要說這話真是太氣人了，是這麼這麼回事。」書不重敘，李世民又把經過講了一遍。

徐軍師聽完後笑著問道：「陛下，您就認為薛仁貴真乾了這個事嗎？」，「軍師，人證、物證、口供俱在，還能假得了嗎？」，「陛下，您哪兒料得都對，但有一處您沒有料到。臣認為薛仁貴是為人所害，其中必有隱情。」，「軍師，此話怎講？」，「萬歲請聽。成親王是您皇叔，他與薛仁貴無冤無仇，這事不假。但您想到沒有，成親王的九王妃張美人她是何人？她是張士貴的女兒呀，那張士貴蒙君作弊，為國擋賢，陷害薛禮十多年，最後被萬歲知道了真情，將張士貴全家一百多口全部抄斬，惟獨張美人被成親王保下來了，她能不恨薛禮嗎？她會不會在成親王面前煽動是非，陷害薛禮，為她們張家報仇？」，「嗯，軍師所言有理。不過，猜測不能當事實啊，萬一張美人奉公守法，與此案無關，我們又無憑據，豈能血口噴人？」，「萬歲說的也對，臣只是這麼分析。另外，萬歲您與薛禮相處已經多年，您可記得當年打下樓蘭關，您一時高興，挑選美女十名，獎賞薛禮，被薛禮拒絕了。從這事可以看出，薛禮並非酒色之徒，他又怎能變化如此之大？平日與翠雲公主素不相識，一見面就強行無禮，誰會相信

呀！因此，臣認為這裡邊定有隱情。」，「依軍師之見，薛仁貴是不該殺了？」，「對呀，您是不該殺他。況且早在五年之前，您就親筆為薛禮寫下赦旨，金口玉言，怎好更改？臣認為，慢說薛禮一案尚未弄清，即便他真犯死罪，您也不該殺他。」，「軍師，此話從何說起？孤什麼時候赦他無罪？」，「萬歲，您可記得薛禮樓蘭城救駕？」，「朕怎會忘記，不過這赦旨——」，「陛下想不起來了，請看這個。」徐懋功說著話，從懷中拿出個檀木盒來，接著掏出一把金鑰匙，打開金鎖，從盒裡取出一件東西。李世民、程咬金等人都伸著脖子，屏著呼吸，瞪著眼睛觀瞧，不知軍師在變什麼戲法。只見他把手中之物款地一展，原來是一道皇王聖旨，徐懋功遞在龍書案上：「陛下請看，這道聖旨是陛下親筆所寫，還是巨的偽造？」李世民一看僵那兒了，正是自己親筆所寫，主要是：不論薛禮以後身犯何罪，一概赦免。下面有簽名、日期，蓋有皇王御印。

書中代言：這個赦旨確實是李世民的親筆。當年與西域開仗，李世民君臣被困樓蘭城，幾乎被敵軍捉去，在這危急關頭，薛仁貴單人獨騎殺入重圍，救出了皇上。後來在慶功宴上，李世民想起此事還十分感動，就對軍師說：「薛仁貴的功勞太大了，朕終生難忘。」徐軍師就說：「萬歲呀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現在薛仁貴救駕，大退敵兵，為國家立了功，您看著他怎麼都順眼，怎麼都對，將來要有個不好，怎麼辦？您給我個答覆。」李世民一高興，就說：「軍師，還有什麼不好，薛仁貴立了這麼大的功勞，這是忠臣，朕要封他王位，子孫後代世襲罔替。」，「萬歲，假若以後薛禮犯了罪怎麼辦？」，「慢說他不會犯罪，就是犯了罪，朕一概赦免。」，「君無戲言，萬歲您說話可不能更改呀。」，「哎，我願立字為證。」李世民說到這兒，款，把龍袍一翻個，把龍袍的裡子撕下一塊，提筆刷刷點點，就寫了這麼道聖旨，挺高興地把玉璽蓋上了，然後交給徐懋功。這件事李世民早就忘了，徐軍師是有心人，把這道聖旨好好地保存起來了。現在把聖旨往龍書案上一鋪，你說什麼吧！李世民是張口結舌呀。

「哈哈，萬歲，您說話算數不？五年前您就赦免他無罪了，當然，也不能強人所難，說薛仁貴幹出這樣道事，還得饒他，於情理也交待不下去，臣也沒那個意思。我只要求萬歲說話算數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間，無信而不立，當一個普通人說話沒信用，威信掃地，沒人理你，當一個君主說話沒信用，就會國破家亡，您說話得算數，這是一；二，我要求陛下容期緩限，重新審理此案，究竟誰是誰非把它查清了，咱也別冤枉了好人，也別放過歹人。萬歲，您可願意嗎？」徐懋功這麼說話，李世民沒詞兒了。

「這，軍師，此案還要重新審問？」，「對，決不能草菅人命。」，「軍師，你看何人審問合適？」，「陛下，如果您相信的話，臣願意領旨，我親自審問此案。」，「太好了。軍師，我怕你年紀大，太累了。」，「沒關係。為國盡忠，是我應盡職責，而且我也願問此案。」

皇上馬上傳旨，命徐軍師全權處理此案。但是徐懋功要求：「陛下，叫我審問得有個條件，不能分什麼皇親哪，外臣哪，這不行，案子都有原告有被告，我要審，是原告被告一齊審。不管是誰，我叫誰上堂誰就得上堂，他要咆哮公堂，我就得打他，這個權力我得有。」皇上點頭：「你是全權大臣，你就看著辦吧，不管是誰，聖旨傳下，不能更改。」

徐懋功接旨在手，馬上站起身形，當著文武百官宣佈：「來呀！把罪犯薛仁貴、周青等九人，馬上鬆綁，降入天牢。成親王何在？」李道宗也在旁邊，一看他姪子答應了，把聖旨給了徐懋功，李道宗就一哆嗦，一聽說這案子還要重新審理，心裡就涼了半截了。徐軍師一叫他的名字，李道宗沒有辦法，這才過來：「軍師。」，「現在你放下王爺的架子，你也在受審之內。不准再回成親王府，馬上讓人給你準備東西，趕奔天牢。」，「這，萬歲，這……」李世民一看，把我皇叔給押起來了，但這個權力給了徐懋功了，不能再收回來呀，只好低頭不語。

軍師命人把成親王的行李、應用之物取來，把他暫時押進天牢，並且傳令，派衛隊把成親王府包圍起來，禁止與外界接觸。另外，原來審問此案的三法司正堂馮世剛，暫時革職留用，軟禁起來，聽候傳訊。

徐懋功在這三天當中，按現在的話說，經過內查外調，在瞭解情況的基礎上，又把許多情況進行了落實，而且秘密地傳了一道命令，把張美人和成親王府的總管、太監張仁，秘密逮捕，投入三法司。徐懋功是鐵面無私啊！就在這一天的晚上，徐軍師親自升堂審訊，正中央供著聖旨，兩旁邊擺著刑具，把張美人給提上來了。這可是個關鍵。你問成親王不好問，問張美人就好問，這就叫官斷十條路，這條路走不通就走那條道。

張美人現在是堂堂的王妃夫人，而且這個王是國家的太上皇，她跟一國的小娘娘一樣，吃盡穿絕，嬌生慣養，多咱打過官司，上三法司這是頭一次。等她往大堂上一走，往兩旁看了看，嚇得她魂不附體，兩條腿哆嗦成一個了。什麼原因，她心裡有鬼呀，她沒想到能把她提溜來。她往正堂上一看，徐軍師身著便裝，面沉似水，二目放光，鬚鬚散滿前胸，再加上大堂的威勢，真亞如五殿閻羅一般。張美人腿一軟就跪下了。

「參見軍師。」，「下跪何人？」，「張美人。」，「噢。我且問你，張士貴是你什麼人？」，「那是我爹。」，「你別害怕，不必緊張，本軍師奉旨審理此案，誰是誰非必須審清查明。你要沒罪，決不冤枉你，問完之後派人把你送回王府，明白嗎？」，「我懂。」，「懂就好。但是得說真的。要說實話，一筆勾銷沒有話講，要說瞎話，胡弄本大臣，你可要皮肉受苦，懂嗎？」，「我懂。」，「那你就說說吧，你們究竟用什麼辦法，用什麼主意，陷害的平西王，說。」徐軍師說話聲不大，當差的聲可大：「說呀！快講，快招！」連蹣腳帶拍桌子。

張美人嚇得忙說：「是，我說，回軍師的話，我雖然貴為王妃，宮裡的事是概不過問。你要問我這件事情究竟是為什麼，我是一字不知，半字不曉。」，「哦？一點都不知道？」，「我不清楚。鬧事的那一天，我正在宮裡閒坐，就聽門外又哭又喊，嚇得我心裡直跳，帶著官娥采女出去一看，說翠雲宮出事了，當我趕到翠雲宮，就見翠雲公主已死多時，花紅腦子流了滿地。再往床上一看，平西王醉得跟泥人一樣，在那兒躺著，我們王爺急得又蹣腳又哭，外邊亂作一團，我就知道這些。之後，我聽說皇上率領值班大臣前去驗屍，以後又把薛仁貴交給三法司，薛仁貴招供了他怎麼吃酒帶醉、因奸不允，逼死的公主。我就知道這些，別的我全不知道。」

徐懋功一看，這個女人有主意，害怕是害怕，但是你叫她說實話，不那麼容易，這也在自己預料之中。徐軍師心說：我指揮千軍萬馬都如同兒戲，我要從你嘴裡都問不出實話，我還叫什麼軍師！徐懋功他要定巧計審問真情。